

後漢書

二十



列傳卷第四十二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崔駰

子瑗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

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

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

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

力割反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

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

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戰陳不訪儒士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此舉奚

爲至哉遂投劾歸

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

莽嫌諸不

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

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

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

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

大尹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

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

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上有老

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

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續漢

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

起班春

班布春令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

犴音岸前書音義曰

鄉亭之獄曰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

於寔此皆何罪而至于遂平理所出二

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庭初政州牧峻

刻

初政謂莽即位

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

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

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旣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一

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

初朝庭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

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慙愧漢朝遂辭

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
自悼名曰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遺辰兮

遺遇也辰時也

美伊傅之選時

伊尹千湯傳說遇高宗廟雅曰選過也音五故反

應規矩之淑質兮過

班倅而裁之

公輸班魯人也倅舜時爲共工之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

協

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

準繩也矱尺也貞正也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

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

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

之間荷物處乾爲天
艮爲徑路天衢象也

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

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

造成也

丁漢氏

之中微

丁當也

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

潛暉

氛侵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諭王莽篡漢

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

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愼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千隗反

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

國語曰昔少暉之衰

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

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此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睹嫚臧而乘釁

兮竊神器之萬機

易曰慢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

不可爲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思輔弼以媿存兮亦號咷

以訓咨

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偷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爲定安公莽親執

孺子手流涕獻欬也

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

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

生之殲夷

左傳曰楚白公勝爲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庶明哲之末風

兮懼大雅之所譏

時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遂翕翼以

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

良東北之位謂篆爲千乘太守也

恨

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

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

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揚蛾眉於

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

楚詞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

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坵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坵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治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治

懿氓蚩之悟

悔兮慕白駒之所從

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注云

氓人也蚩蚩躬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爲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諭賢人也

乃稱疾而屢

復兮歷三祀而見許

復猶白也

悠輕舉以遠遁

兮託峻嵬以幽處

峻嵬謂山也
嵬音魚委反

蟬潛思於至

蹟兮騁六經之奧府

蹟深也

皇再命而紹卹

兮乃云眷乎建武

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
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

武也運攬槍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

攬槍
等也聖

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

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

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
也幽牧謂爲幽州刺史

所舉也

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者

賁
飾

也易曰束帛戔
戔賁於丘園也

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

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歸軌

論語

曾點曰暮春春服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爲門軌跡也

聊優游以永日兮守

性命以盡齒

齒年也

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

忝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余足注云父母全已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

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篆生毅以疾隱身不

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

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

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

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

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

荅焉

華嶠書曰駟譏楊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譽相傾詎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

竊貨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

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

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

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

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

服膺道術

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

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窮至賾

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

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

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

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

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

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弘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

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臨雍
克用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

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類
官辟雍者環之以

水圓而如璧也類半也諸侯半
天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率惇德以厲忠

孝揚茂化以砥仁義

砥礪也

選利器於良材

求鎡鄒於明智

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
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

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
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

其立斷所以尚麒麟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
毫猶能契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

梓也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

三台謂之三階
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寸

尺為為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

千人謂之俊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

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

為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

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

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綱云

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

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

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

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

爲非得義爲是

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

君

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莊子

曰北人無澤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

或盥耳而

山棲

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汚乃臨池洗耳其

友巢父飲犢聞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

或草耕

而僅飽

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

或木

茹而長飢

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

或

重聘而不來

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車二駟聘

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

去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

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

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或以役夫發夢於

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

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

王后辟公侯君也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

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口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穰塞路凶虐

播流

方言云穠盛多也音奴董反

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

咨之憂

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猶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有能俾人

條垂藟蔓上下相求

藟藤也音壘詩曰南有樛木葛

藟累

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

孟子曰天下溺則援

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

跋涉赴俗急斯時也

草行

昔

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謨也堯

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謀見尚書史記曰高祖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

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

禍

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

解而陳平權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

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立珪冊顯功

玉珪

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銘昆吾之冶

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

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之鍾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勲銘于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

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爲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

人溺不拯則非仁也

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

躡音呂涉反躡踐也

此字宜從手廣雅云攬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

德讓

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

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

樸以皇質雕以唐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

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

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績其凝

凝成也

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臧而

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

械謂器械甲兵之屬也厝謂置之不

用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

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爲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北庶

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伊臯不論奚事

范蔡

伊尹臯繇范睢蔡澤

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

存而良馬執

廣厦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

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水宿臧立冬之後盛德

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

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臧不見也場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

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

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辟猶衡陽之

林岱陰之麓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

伐尋抱

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

八尺曰尋藝殖也兩手曰拱數

猶癢也數音疏角反

悠悠罔極亦各有得

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亦

各有得言皆自以爲得也

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臧

已所學也

彼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臧

故進動以道

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呂氏春秋曰得伍負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

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

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

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

舉

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

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

處

孟子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岐注云樓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

也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

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華嶠書曰因字作回

也回邪游不倫黨苟以徇已

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交非其類

苟以營己而已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

時合而友不以道義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

而不已也

屑屑猶區區也

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

有枉徑而我弗隨

枉曲也徑道也

臧否在予唯世

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

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

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

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執余馬以安行

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昔孔

子起威於夾谷解見陳禪傳晏嬰發勇於崔杼

解見馮衍傳曹歲舉節於柯盟曹歲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

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

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卞嚴克捷於彊

御

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

而鬪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也音

七故反執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

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爲臣妻爲妾

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

五負

樹功於柏舉

伍子胥名負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閭閭甚

勇之爲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

魯連辯言以退燕

史記

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

乃自殺遂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爲吳所敗奔遺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

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而復楚國

唐且華顛以悟秦

唐且即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

人忙然乃遠至魏此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強也今齊

楚之兵以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

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

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

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原襄見廉於壺

殮

昔趙衰爲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

不食故使處原

見音胡殿反

宣孟收德於束脯

呂覽曰昔趙

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脯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官於絳歸而

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脰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

與汝乃復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

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洎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展季効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

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開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國人不稱其亂焉

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

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穀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

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

美文多故不載

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

帝雅

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賈

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

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

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

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

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屣

迎門

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忽遽也屣音山爾反

笑謂駟曰亭伯

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誡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

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
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
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
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

陳列也

是以竭其拳

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

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

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

之顯時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

兮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

美致周邵之事乎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

語

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

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

前書曰馮

野王字君卿妹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

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

興也以謹勅親幸焉

郊氏之宗非不尊也

史丹封郊故云郊氏前書史丹

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封爲武

陽侯封東海郊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

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

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

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

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

外家當爲

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

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巫蠱

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

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

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

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寶氏之興肇自孝文

前書曰寶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爲

吳相孝景時爲詹事也

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

寶太

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

德顯自中興

寶融封爲安豐侯

內以忠誠自固外以

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

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

故君子福大而

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

諸几杖刻諸盤杆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

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
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

竹帛環之盤
孟杆亦孟也

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

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
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

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

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

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

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岑

長

長岑縣屬樂浪
郡其地在遼東

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

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
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
十一篇中子瑋

瑋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
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
善待之瑋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
易傳六日七分

解見郎
顗傳

諸儒宗之與扶風

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瑋兄章爲州
人所殺瑋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

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

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

發干縣獄之獄也

掾善爲禮瑗聞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
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
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
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
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
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
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

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

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踈

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

見呂后立惠帝後官子爲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

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

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

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

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

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

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也

時也 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

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

弟但也司馬相如曰弟如臨邛

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

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

令

汲縣名屬河內

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

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

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瑀宿德大儒從政有

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

爲太山太守美瑀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

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

八使見周舉傳

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瑀上書自訟得理

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
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
賄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
遂留葬洛陽瑋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

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

瑋集載其文即
枚乘七發之流

南

陽文學官志歎辭移杜文悔析草書執七
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
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瑋愛士好賓
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

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華嶠書曰

瑋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或言其太奢瑋聞之怒勅妻子曰吾井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

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相

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

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

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

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

确堅正也音口角反

當世稱之

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
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
訓而殷周用隆

伊尹作伊訓
箕子作洪範

及繼體之君欲

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
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
不自覩

快音他沒反
快忽忘也

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

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

厭飫茲僞輕忽至眞

或猶豫

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

易曰

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

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

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

鬱伊不申之貌

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

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

垢惡也

風俗彫敝

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

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

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

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

袞裂紉歲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

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

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

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

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

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

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

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

易民

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

周穆有闕甫戾

正刑

甫戾即呂戾也爲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

俗人拘文牽

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

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

見掎奪

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

何者其頑士聞

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

前書

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爲耳

苟云率由舊章而已

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

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復

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

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

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

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爲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

夫以文

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

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

左氏傳曰息侯伐鄭

不度德不量力

今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

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

則宜重賞深罰以御

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

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

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

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薦

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

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威權

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

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

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

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

俗士苦不知變

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

以爲

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

以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

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

之所用也

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

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

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爲國之

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

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

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

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

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

家語曰古

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

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韃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鑾

請節奏哉

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反勒馬轡輶車轅韃猶束也說

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
動鑾鳴鑾鳴則應行節也

昔高祖令蕭何作

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
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
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
者弃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
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
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
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
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

此以上並見以前書刑法志

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

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

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

式法也

盪亡秦之

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

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

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然後選

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

而百獸舞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

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

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

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

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

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

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

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

績織絰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杜預注左傳曰織絰織布者是時胡虜連入雲

孔安國論語注曰緼枲也

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

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最爲第一以

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
會梁異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
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
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
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
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
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
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
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

廣雅曰剽削也音
匹妙反一作標

葬

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
人多以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
盈餘及仕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
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勲楊賜
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
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荅七言
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
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
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

常侍阿保別自通達

阿保謂傳母也

是時段熲樊

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

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

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

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靳固惜之也靳或作

僞說文曰僞引爲價也音一建反

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翼

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

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姝或作株株根本也

烈於是聲譽衰減久

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釣曰吾居三公於
議者何如釣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
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
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釣曰論者嫌其銅臭
烈怒舉杖擊之釣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
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
走孝乎

以其武官故罵爲卒
或作孔卒者誤也

釣曰舜之事父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

家語曰曾子
耘瓜誤傷其

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
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

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篋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

列慙

而止烈後拜太尉釣少交結英豪有名稱
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釣與袁紹俱起兵山
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鐺鐵鎖

說文曰銀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鐺其頸銀音郎鐺音當

卓旣誅拜烈

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
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
儒家文林駟瑒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

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

高絜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

儀禮曰士

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脰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脰乾脰音渠

由此知杜喬之

効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

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

史記曰談天衍雕龍奭劉向別錄曰

言鄒奭脩飾之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

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

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

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二

列傳卷第四十三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周燮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詞也言

賢哲所行其趣異也

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可卷而懷也

論語蘧伯玉名瑋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

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

誠實

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則濡足蒙

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徒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

事於天地之閒人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及其止也則窮棲

茹菽臧寶以迷國

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

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太原閔仲叔者

謝沈

書曰閔貢字仲叔

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

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

食

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

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

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
勞音力到反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

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案罪

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

復以博士徵不

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

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

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

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

同郡荀恁字君大

恁音而甚反

少亦脩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

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

廣武縣屬

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也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

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

驃騎將軍開東閭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

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

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

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

檢猶察也

故臣不

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

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

若忤時強諫死

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

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

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

夫然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

道焉

詭違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己也

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

之

言其清絜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

也

燕具獨行篇周嘉傳

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

頤頤

也欽頤曲頤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頤音同

其母欲弃之

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

伏義牛首女媧蛇軀

皋繇鳥喙孔子牛唇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頤頤蹙頤興我宗者乃此兒

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

髻髮也禮記曰子生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髻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十歲就學能通

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

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

山脊曰岡

下

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

肆陳也

非身所耕漁

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謝承書曰變居家清處非

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舉孝廉賢良方

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

羔幣聘變

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

不鳴殺之不啐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贊及南陽馮良二

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

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

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旣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

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南山

見前書也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

泥揚波同其流矣

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夫

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送歆遂辭疾而歸

送歆猶致謝也

良亦載病到近

縣送禮而還

送禮謂送其所致之禮也

詔書告二郡歲以

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

年三十爲尉從佐

從佐謂隨從而
已不主案牘也

奉檄迎督

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

廝賤也

因壞車殺馬毀

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

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

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

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

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

順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

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

逆旅客舍

時年十四淑

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

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表闕

一作闕

所未及

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顏子顏回也 闕

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

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閤然若有失也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

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

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

固難得而測

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吝貪也

及蕃

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

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

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

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

林宗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轡從叔度

乃彌信宿也

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汎濫雖清而

易挹

奉高閼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軌濫音檻

叔度汪汪若

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混淆

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

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

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

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

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

當爲疵作玼者古字通也

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

備性全一無德而稱
言其德大無能名焉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

謚曰穆侯汪生甯

甯生泰泰生曄

以爲憲隤然其處順

易繫詞曰坤隤

然示人簡矣

隤柔順貌

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言淵深不可知也

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

廣雅

曰方所也

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易繫詞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

乎殆近也

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

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稚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

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

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

家

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

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
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
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
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
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

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藥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
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

皇天也思願天多
生賢人於此王國

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

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左右助也

伏見處士豫

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

闕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闕少脩

志節矯俗高厲

京兆韋著

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爲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

詩博通術蘊

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

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

光日月矣栢帝乃以安車立纁備禮徵之

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誰爲

先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

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

雕

說苑曰蓬生稊中不扶自直也

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如角之特立也

穉嘗爲

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

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

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

一兩縣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醖酒

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

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

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

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

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顛仆維

繫也喻時將衰季

豈一人可能救邪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

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

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

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

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涓字季登篤

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歐血發病服闋

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太守華歆禮請

相見固病不詣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人咸

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從橫皆歆禮行轉相約

勅不犯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

母嚴酷曇事之愈謹

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

恪勤妻子恭奉寒暑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爲鄉

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

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

世名族

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

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

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

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

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

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

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

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

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弃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付亭吏而去也

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精廬即精舍也

求

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

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

韜臧也

言患眩疾不

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
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
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劾肱爲太守肱得
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

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

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

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

謝承書曰

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陵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
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

德不虧州郡以禮
優順勿失其意

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

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
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
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
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

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

輒三日不食

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同郡緱氏

女玉爲父報讎

緱姓也

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

告外黃令梁配

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爲從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

以告史也

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

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

讞請也

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

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

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銅爲

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

不爲窮

達易節

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方之於邕以齒則

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

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眄也

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

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

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

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

蟠不肯

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

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

者六七千人

帳下葬處

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

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

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

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

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孝反

因振手而去不復與

言再舉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

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許謂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評也

大學

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

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列
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

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

而受業築碣石官身親往師之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梁國有碭縣

因樹爲屋

自同僇人

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爲棟也

居二年滂等

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

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
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
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
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
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
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
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
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
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

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

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

滅迹巢棲茹薇

放棄也謂弃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

其

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

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

箕子被髮陽狂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

今先生處平壤

壤地也游

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

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

孔子使子路語

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

也山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

融

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掾

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

公車掾

續漢志曰掾爽爲司空融爲尚書紀爲侍中

唯蟠不到衆人

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

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

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

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

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

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

穢

蒙穢謂仕亂朝

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

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曲陵曰阿陵外也邁飢也邁音苦弋反

韜

伏明姿甘是堙暖

堙沈也暖猶翳也

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三

列傳卷第四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五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

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

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

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鷦鷯所搏墜於樹下爲螻

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

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

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

君子孫潔白位登

三事當如此環矣

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

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訓俱銜遂遁

逃不知所處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訓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

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銜老病不到卒

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栢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今湖城縣

不荅州郡

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

殖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

衆人謂之晚

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

講堂前

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目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鰓然則

鱣鰓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鰓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鱣明矣

都講取魚進曰蛇鱣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

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

縣西北也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

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
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
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

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

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

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

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

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

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

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

立愿而龔亂而敬撓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嬖倖充

庭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

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

孝經援神契曰

母之於子也鞠養躬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

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

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左傳曰縉雲氏有不粹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

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

誡牝雞牡鳴

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詩刺

哲婦喪國

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昔鄭嚴公從母氏

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

秋貶之以爲失教

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

伯譏失教也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

養

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

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

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

修正於內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

在中饋也

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

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

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

不忍之心

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

少貌孌好貌也

留神萬機誠慎拜辭減省獻御損

節銜發令野無鶴鳴之歎

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

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朝無小明之悔

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曰小其

明損其政事

大東不興於今

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

大東紓抽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

勞止不怨於下

詩大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也

擬蹤往古比德

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

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

劉護從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歆之從曾孫

瓌遂以爲妻

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

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

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公羊

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

伏見詔書封故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

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

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

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

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

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
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
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
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
唯傳上意耳

言非已本心
傳在上之意

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
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
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

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常侍
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
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食菜

之飢色也

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彌彌

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

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

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
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

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爲

一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即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

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

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

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

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

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

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

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

用

有臧賄禁錮之人也

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

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

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

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

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

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

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

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

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

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

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

土位在中宮

戊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

此中臣近官盛

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

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

倚邪也柱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

清流商邑之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

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

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

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

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

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

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

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

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

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

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

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

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

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

還自敬德尚書曰自躬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

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

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

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

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

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

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

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

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

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怒也且鄧氏故吏有志

恨之心震初節騰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

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夜遣使者策收

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

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

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

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

慷慨
悲歎

死者士之常

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

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

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

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

十餘弘農太守移良

風俗通曰齊公子雍
食菜於移其後氏焉

承樊

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

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

謫震諸子代郵行書

道路皆爲隕涕

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

歲餘順

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

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

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

潼亭

墓今在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

遠近畢至先葬十餘

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

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

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伛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

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時連有灾異帝感震之枉乃下

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

青蠅點素同兹在藩

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青蠅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上天降威灾眚屢作爾

上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

崩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墳乎梁木其壞乎

今

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

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

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

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

波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竒靈帝時爲侍中帝常

從容問竒曰朕何如栢帝對曰陛下之於

栢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

項眞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

死後必

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

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

脅帝歸其營竒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

曲將宋晃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

得東

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惟齊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

閿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

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

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

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

拜侍中

大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

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

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
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
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

廉潔稱相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

勸講

猶侍講也

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子也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
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

左傳閔子馬之詞

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

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

不敢驅馳

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與此文稍異也

王者

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靜

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

不駕

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

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

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卦萃

詞也假至也假音格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

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

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十二章

降亂尊卑等威無

序

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侍衛守空宮紱

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

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

爲逆發覺伏誅也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弈世受恩

弈猶重也

得備納言

納言尚書

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

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

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

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

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

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

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免

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

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

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

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

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濳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

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

令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

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

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

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

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

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

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

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

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逵

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

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夫明王之世必有

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

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

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大

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

任人及子弟爲官

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競爲貪

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

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

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

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

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

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

二千石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

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
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
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瑋青州刺史羊亮遼
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
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
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三署郎解見安帝紀

帑臧空虛

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

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

曰無異望上位

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

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

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

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

副言公府南陽郡荊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

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去天有

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太微積星名

爲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阜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阜陶誠舜曰在

知人在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

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

孔子曰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宜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

去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

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

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

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

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牂柯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去造訛言殺攸

家八人没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王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

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紘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東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記

東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瑋

曰臣案國舊典官置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

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

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

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案

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

之以爲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則之

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蓋鄭詹

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

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甚佞也

曰佞人來矣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

以此觀之容可

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

虎畀豺

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

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

公府外

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

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爲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寺人披吉也

鄧通懈慢申屠

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爲太中

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

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

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環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

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
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
弟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栢君章句宿有
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

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

洛陽

虵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
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

休美也徵驗也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道好德五曰考終命

咎徵則六極至

咎惡也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

夫善不妄來災不

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

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

孽

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祥也

故

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洪範五行傳曰

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糾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志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蝮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

康王一

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前書曰珮王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

鳴珮王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

夫女謁行則

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

戒終濟亢旱之灾

說苑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

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

之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

抑皇

甫之權割豔妻之愛

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

嬖寵而居位也詩曰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也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

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災異

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

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

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䟽曰臣聞天生

蒸民不能自理

蒸衆也

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司主也
牧養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兢兢誠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謨曰

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機

周文日昃不暇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仄弗遑

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

尚書曰三載考

績黜陟
幽明也

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佗德有形

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

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

詩小雅曰陟彼

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
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又聞數微行出

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

槃樂也詩曰槃于遊

田書曰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

政事日墮

許規反

大化陵遲陛下

不顧二祖之勤止

二祖高祖光武也詩曰文王既勤止

追慕五

宗之美蹤

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而欲以

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

前人也

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鑒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

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

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

板謂詔書也易剥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

御官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

劉向列女傳曰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也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壯大節卽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胛出匈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者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怒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

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帝惡之

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延

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

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

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

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

壻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曰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

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

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

朱游

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禹

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
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
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
前書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
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

左傳

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
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
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
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禘桷次於平山其亡也夷
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也

國家休明則鑒其

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

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

蜺者也

韓詩序曰蜺蜺刺奔女也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蜺蜺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

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臧故言莫之敢指蜺音帝蜺音董

於中孚經曰蜺之

比無德以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霓邪氣也陰無德

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

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

今復投蜺可謂孰矣

孰成也

案春秋識曰天

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

注曰投霓投應也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紀

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

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

山作升者誤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則效

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

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

蟲篆小技見寵於時

注言曰賦者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如驩

堦共工更相薦說

尚書驩堦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

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
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眈眈口誦
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也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

板蕩之作虺蜴之誠

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

人卒瘁蕩邵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云蜴蝥也
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

今

無鹽之詞也解見上

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

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謂變改而銷復之

并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

山甫

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衮職有關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

斷絕尺一

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

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

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

懷之心哉

懷懷猶勤勤也音力侯反

書奏其忤曹節等蔡

邑坐直對桓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
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
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
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栽足
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
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
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
囿壤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

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保赤子唯人

其康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

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可以逞情意順

四節也

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

宜惟夏禹卑宮

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

太宗露臺之意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

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着之何以臺爲也

以尉下民之勞

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

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

五里人以爲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

後漢列傳四
十里人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菟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

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

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

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

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

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

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

天下繚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

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
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
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
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
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

勝之術也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筭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筭少也

賜遂上

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在後帝禁中未施用之

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
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

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初賜與太

尉劉寬司空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

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

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

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

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

臯陶不預其數者蓋取之

遂固辭以特進就弟二年九月

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

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襴服賜錢三百萬布

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三葉宰相輔國以

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遂

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内外庶

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

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荅厥勲哲

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

木其壤乎哲人其萎乎門歌曰太山其積乎梁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

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爲丞相以

老罷就弟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

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

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

車介士

續漢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麾菑音側事反菑謂插也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

駕送至舊塋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轎朱班輪鹿文飛軫九游降龍騎

吏四人皆帶劔持榮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劔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

也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

焉子彪嗣

禮椿而小祥又椿而大祥鄭玄注曰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

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

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日碑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遷侍中京兆

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

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權解見靈帝紀

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

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

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

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

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

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

違避也

乃大會公卿

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

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三安以

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

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死

殷庚心殷王

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也

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涂炭百

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

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

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

石包室識

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

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

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

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

不言

敢避險
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

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也

太

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

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

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

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

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

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

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

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
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
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
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爲太尉錄
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
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
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今建安元年從東
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
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

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

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

收下獄劾以大逆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

左傳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況以袁

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

易文

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

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

綏搢紳

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

淺赤言帶之色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

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

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

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

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爲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

也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

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

賜以師傅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

積十年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

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

懷老牛舐犢之愛

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操爲之改容脩

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

典略

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

下並爭與交好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

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

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

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
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
嚴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
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荅記勅守
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
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
脩且以表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
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
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

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今彪著布單衣鹿皮

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

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工者諭臣當輔君也

誠以負荷之

寄不可以虛冒

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

崇高之位憂重

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

權枉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

先公道而後身名可

謂懷王臣之節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識所任之體矣

遂累葉載德

易曰德積載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

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

韋賢

平當父子並
相繼爲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爲國柱臣也

震畏四

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

忒差也

脩

雖才子渝我淳則

渝變也

後漢列傳卷第四十四